

M AKESI DE SHENGTAIXUE YU
SHENGTAIXUE MAKESIZHUYI YANJIU

马克思的生态学与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

莫放春 / 著



人民出版社

M AKESI DE SHENGTAIXUE YU
SHENGTAIXUE MAKESIZHUYI YANJIU

马克思的生态学与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

莫放春 / 著

 人 民 教 育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毕于慧

封面设计:王欢欢

版式设计:于丽娟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的生态学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莫放春 著.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8.3

ISBN 978-7-01-018199-8

I. ①马… II. ①莫… III. ①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研究
IV. ①A811.69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21512 号

马克思的生态学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

MAKESI DE SHENGTAIXUE YU SHENGTAIXUE MAKESIZHUYI YANJIU

莫放春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2018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7.25

字数:238 千字

ISBN 978-7-01-018199-8 定价:54.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内 容 简 介

本书由上下两篇与结束语部分组成。上篇以马克思的生态学思想为主题，研究了马克思生态自然观和以劳动概念为核心的物质变换理论。下篇以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为主题，研究了莱斯的自然控制理论，奥康纳、福斯特的自然与文化、资本和唯物主义以及英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的自然—社会辩证法理论。结束语部分研究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作者简介

莫放春 男，广西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方向负责人，硕士研究生导师。长期从事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教学研究。近年来主持广西社科基金项目 3 项，在《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马克思主义研究》、《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国外社会科学》、《国外理论动态》、《海派经济学》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多篇。

责任编辑：毕于慧

封面设计：王欢欢

目 录

导 言	1
一、马克思有无生态思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的 两种观点	2
二、马克思生态学思想的基本特征	11

上篇 马克思的生态学思想

第一章 马克思的生态自然观	25
第一节 马克思生态自然观形成的思想渊源和发展历程	25
一、马克思生态自然观形成的思想渊源	25
二、马克思生态自然观的发展历程	31
第二节 马克思生态自然观中的人与自然	38
一、马克思生态自然观的基本含义	39
二、《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人与自然关系	44
三、《资本论》中人与自然关系	54
第三节 马克思生态自然观中的自然生产力思想	59
一、一切生产力都归结为自然界	60
二、自然生产力的含义、特点及作用	63
第二章 马克思的物质变换理论及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	68
第一节 马克思的物质变换理论	68

一、马克思物质变换理论形成的思想渊源	68
二、马克思物质变换理论的基本内容	72
第二节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	81
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态批判的时代背景	82
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农业的生态批判	84
三、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工业的生态批判	89
第三节 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生态憧憬	94
一、马克思对未来社会核心思想的具体表述	94
二、资本主义社会是违反人类本性的	98
三、未来社会的生态前景	103

下篇 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

第三章 “自然控制”论	109
第一节 “控制自然”观念的历史透析	109
一、莱斯阐明了控制自然观念的思想理论根源	110
二、培根的现代控制自然观	114
三、17 世纪及以后的控制自然观有了新的发展	118
第二节 “控制自然”观念是生态危机最深层的根源	122
一、“控制自然”观念给环境造成“灾难性后果”	122
二、环境问题上的两种肤浅倾向	125
三、控制自然观念是造成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	132
第三节 “控制自然”观念的新解释	137
一、胡塞尔的“两种自然”理论	138
二、霍克海默：控制自然不是科学本身的事业而是一项 广泛的社会任务	143
三、控制自然的新解释与“自然的解放”	146

第四章 自然与文化、资本和唯物主义	151
第一节 自然与文化	152
一、自然在马克思理论中的“边缘地位”	153
二、自然概念的历史发展	157
三、文化与自然的关系	161
第二节 自然与资本	167
一、马克思对资本的生态批判	167
二、资本主义与自然	170
第三节 自然与唯物主义	177
一、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具有生态世界观的倾向	178
二、彻底的生态学分析同时需要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两 种观点	183
第五章 自然—社会辩证法	191
第一节 英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概况	191
一、主要代表人物简介	192
二、两个阵营的对垒	194
第二节 自然—社会辩证法的基本内容	197
一、生态学是辩证法在生命系统中的应用	198
二、生态依赖、生态影响是“自然—社会辩证法”的基本 内容	205
第三节 “支配自然”与“自然极限”	217
一、是“支配自然”还是“适应自然”	217
二、马克思是否承认“自然极限”	225
结束语 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232
一、十八大以前中国共产党在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方 面所进行的探索和实践	232
二、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新认识	235

三、十八大以来生态环境的形势 242

四、健全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
生态文化 247

附录 十八大以来颁布的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文件、法律
法规及简介 253

参考文献 263

后 记 270

导 言

法国学者让-马里·阿里贝(Jean-Marie Harribey)认为20世纪是以世界普遍危机而告结的,在资本主义历史上首次产生了两个严重恶化的现象:即社会灾难和生态灾难。首先是社会秩序的恶化。这是因为,尽管生产出来的财富大大增加,世界范围内的贫穷和不幸却没有减少;其次是自然和生态系统的严重恶化,它们受到某些不可再生资源枯竭影响和各种污染的威胁和破坏。这一生态危机的原因无可争议是因为工业发展模式,它只以投入资本收益最大化作为判断标准。社会灾难和生态灾难的同时发生并不是偶然的,这是全球范围内的资本积累所引起的经济发展的结果。^①

20世纪人类面临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人类在这一时期,还沉醉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胜利的喜悦之中,正如马尔库塞所说资本主义“生产力和效率,它增加和扩大舒适面,把浪费变成需求,把破坏变成建设的能力”。“同时,资本主义有能力继续为日益增多的人维持甚至提高生活水平——尽管靠的是加紧生产破坏性手段、有条理地浪费资源和才能。”^②由于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不可避免地带来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恶化等一系列问题:环境污染、气候异常、土壤流失、沙漠化扩大、水旱灾频繁……人与自然关系的失

① 雅克·比岱、厄斯塔什·库维拉斯主编:《当代马克思辞典》,许国艳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06—207页。

② 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张峰、吕世平译,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第9、31页。

调,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受到严重威胁。人类为了自己一个物种的利益,以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方式榨取自然,最终使人类自身陷入了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生态失序的困境之中,也使地球上所有生命物种面临着日益加剧的生存危机的威胁。总之,一件件令人震惊的事实,一串串使人忧郁的数字,都向人们揭示了一个简单而严峻的事实:生态环境已恶化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已处于严重的生态危机之中。面对这“压倒一切的、划时代的危机”,人类不得不思考:如果生态环境继续恶化,自己是否真的能独善其身?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如何才能真正解决生态危机?

生态灾难教育了人类。人类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的严重性与尖锐性已为国际社会普遍认同,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和各个阶层的人们都在为此而殚精竭虑、献计献策。面对生态危机全球化及经济全球化和环境全球化融合发展的新趋势,国内外的学者们纷纷到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中寻找良策,为解决全球生态危机,探索生态与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新的指导思想。尤其是在全球生态危机凸显的今天,国内外生态马克思主义者与生态马克思主义研究者,都非常注重从马克思的生态思想中,特别是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思想中汲取营养。马克思的生态思想不仅对于解决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由于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无限制地征服、掠夺自然而带来的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退化等生态问题,具有重大现实意义,而且对于解决当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人民由于异化和无限制地膨胀物欲而带来的生态失衡、心态失衡等人的解放与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重大问题,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有无生态思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的两种观点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一直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内部争论的一个焦点。一般地说,大多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都承认与马克思主义的渊源关系,承认生态社会主义是在马克

思主义思想指导下形成的一种社会主义思想,肯定马克思的著作中包含了丰富的生态思想。他们认为,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尤其是早期的著作)蕴含了深刻的生态思想,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完整文本在很大程度上是与生态学相一致的。但也有人否认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包含生态思想。

(一)“生态学”的主要含义

“生态”一词源于希腊文“oilos”,原意为房子、住处或家务。可以想象,地球上的每一生物,特别是动物,都有自己的栖息地,都要有其特有的方式处理它们“家庭”的“内务”和“外务”。生态概念的提出是生态学形成和发展的必然结果。随着认识的深入和视野的扩展,生态学得到长足的发展和提升。1866年,德国动物学家海克尔(Hackle)在《有机普通形态学》中首次提出了生态学概念,认为生态学是研究生物与其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后来有人认为“ECO”代表生活之地,因此生态学是研究有机体与生活之地相互关系的科学。著名生态学家奥德姆(Odum)认为生态学是研究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的科学。

“生态学”一词随着生态学学科的发展特别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生态学学科的成熟及生态问题在20世纪中叶以后,在全球范围内的现实中越来越突出和严重,内涵及使用范围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20世纪末期,美国生态学家和马克思主义者莱维斯(Levins)概括了“生态学”的四种主要含义:

(1)意味着自然界,即自然的经济体系,它是人类生存的物质基础和物质因素;

(2)作为科学门类,即研究自然的经济体系的生物学科;

(3)代表一种观念,即根据对自然的经济体系的认识,了解形成的关于人类生存的有效用的观点和看法,并相信它;

(4)是一种运动,即一种试图按生态观念改造现有社会的政治活动。

当我们说马克思学说中内在包含生态学思想时,我们主要从上述四种

含义的前三种含义出发来理解“生态学”的,而否认马克思学说中包含有生态学思想的观点,也主要是从这三种含义来理解的。

(二)一种反对意见:马克思不是生态学家

也有一些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否认马克思的理论中包含生态思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本·阿格尔(Ben Agger)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是否存在有生态学思想持否定态度。他认为,马克思以及在他之后的多数马克思主义者虽然看到了资本主义是以不断扩大的作为利润源泉的商品生产为基础的,但是却忽视或者不理解这种浪费性的过度生产对生态系统所造成的危害。因此,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只有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理论,而没有关于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理论。“历史的变化已使原本马克思主义关于只属于工业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危机理论失去效用。”^①格伦德曼也认为,马克思过分强调生产力的发展,很少谈论生态问题。因此,他反对“重建”“生态马克思”的做法,明确指出:“我们都知道,马克思不是生态学家。”^②泰德·本顿认为,马克思没有充分强调劳动手段中非人化自然的意义,仅把自然界理解为劳动手段和劳动对象,夸大了劳动所具有的“改变自然”和“目的行为”的作用,忽视了土地和自然的生态学意义,忽视了各种形式的经济生活对自然给定的先决条件的必要依赖,结果马克思同资产阶级学者一样陷入了人类中心主义。

奥康纳认为,马克思“具备了一种潜在的生态学社会主义的理论视域”^③。马克思在关于社会的观点中包含有人类不再异化于自然界,人类对自然界的利用不再建立在资本积累逻辑的基础上,而是一方面以个人和社会的需要;另一方面以我们今天所谓的生态学的理性生产为直接基础的思

① 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慎之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86页。

② Reiner Grundmann. *Marxism and Ecology*, Clarenddon Press, 1991, p.6.

③ 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唐正东、臧佩洪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页。

想。马克思十分关注把总体上的劳动力生产过程和具体的商品生产过程统一起来,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生态规则性”的过程;他对当时的一些重要的生态问题,如生态理性农业的条件,比如说,怎样增加土地的肥力,以恢复和增加农业生产力的讨论也十分感兴趣。马克思认知到了“资本主义的反生态本质”^①,意识到了资本主义对资源、生态及人类本性的破坏作用,也注意到了资本主义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过程导致了资源的消耗与枯竭、大量的废弃物以及严重的污染。奥康纳还认为马克思的思想中还闪现着某些现代生态学理论的火花。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时代所导致的一些废弃物和污染问题的具体研究,这“实际上已经发展出了资本主义回收再利用理论的萌芽思想”^②。但是奥康纳认为,马克思“所留下的只是一种生态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的朴素遗产”^③。他被视为自然资源保护论者,但不可能是生物种类的保护主义者或生态学家。奥康纳关于马克思不是一个生态学家,“《资本论》中并不包含一种自然和生态学理论”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马克思生活的那个时代还没有文化或环境这种类型的重大运动,所以马克思的资本、阶级斗争以及革命理论对于这种运动也没有任何实际内容的评论。马克思生活和工作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早期阶段,《资本论》中对于发生在英国,然后扩散到了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政治革命非常了解,对于像资本、雇佣劳动、技术、合股公司、世界市场等经济革命也非常了解,但对于发生在马克思去世之后才形成的“资本主义社会和文化”就不可能谈得上有什么了解了。“一种独特的工业资本主义文化和自然还处在其胚胎阶段;正统马克思主义忽略了文化的和生态的因素,因为

① 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唐正东、臧佩洪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6 页。

② 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唐正东、臧佩洪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98 页。

③ 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唐正东、臧佩洪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99 页。

根本还没有特殊的资本主义文化和自然可以成为其理论对象”^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华之处在于对阶级斗争的概念和事实的指认,而土地的挚爱,地球中心主义的伦理学以及南部国家的土著居民和农民的生计问题,这些政治生态学所主要关心的问题在马克思的理论和实践中存在着一些“理论空场”。

奥康纳认为,《资本论》中出现这种“理论空场”既有理论上的原因,又有历史上的原因。从理论上来说,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是以一种“实现维度上的危机”表现出来的,是价值的生产与实现之间的矛盾,或者说是资本的生产过剩危机。马克思“对这种经济危机的探讨,其焦点在于内在于资本维持商品价格稳定的过程之中的矛盾,简而言之,就是在于交换价值”^②,这与生产条件(不管是经济维度上的还是社会政治维度上的生产条件)都没有什么关系。所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重点就必须要从事物的交换价值的维度转向其使用价值的维度。《资本论》出现这种“理论空场”的历史原因是,在资本主义早期的粗放型发展阶段,劳动力、土地以及自然资源是十分丰富并且是现成可得。只是在资本主义晚期的集约型发展阶段,即资本和市场获得了深化、劳动实现了对资本的实质上的从属的阶段,才出现了资本主义从经济的维度对劳动力、城市的基础设施和空间,以及外部自然界或环境的自我摧残性的利用和使用的生产条件的问题。所以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对产生生态危机“虽然作出了暗示,但始终没有发展出如下的观念:资本主义的矛盾有可能会导致一种在危机及社会转型问题上的‘生态学’理论”^③。

① 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唐正东、臧佩洪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459 页。

② 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唐正东、臧佩洪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03 页。

③ 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唐正东、臧佩洪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57 页。

(三) 马克思是伟大的生态学家

帕森斯在他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论生态学》一书中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有明确的生态学思想,他们的生态立场“来自他们关于社会与自然相互依赖以及通过劳动人与自然相互转变的著述,还来自他们对技术、前资本主义社会与自然的关系、自然与人的资本主义毁坏(异化)以及在共产主义条件下自然与人关系转变的观点”^①。马克思早在海克尔创造“生态学”这个名词之前就有了一种对社会与自然关系的生态理解。他说:“除了在自然中的进化以及通过生产工具针对自然的集体劳动外,人是不可思议的。人和自然之间的辩证关系——在其中人改变了自然并被自然改变——正是他内部自然的本质……自然作为创造人、反过来又被人创造的物质和环境力量是可以界定的。”^②马克思关于人“控制”自然的思想并不蕴含着一个专横的主仆关系,事实上是给予人类在追求合法需要过程中明智地改变自然能力的一种技巧和才智。马克思的“生态立场恰好是资本主义的反题:通过关心而不是贪婪……慷慨而不是占有以及对自然和社会的计划而实现统治者。”^③他在这本书中,针对环境保护主义者对马克思的诘难,用了几乎一半的篇幅直接列举了马克思恩格斯有关生态问题的论述,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他认为:“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关注生态唯物主义,这种关注后来发展为对人在社会、经济和政治的研究。马克思从未抛弃生态唯物主义”。“马克思恩格斯确实已经建立了一种解释和预言的主题的结构和动力机制,借以理解和避免资本主义产生这些生态问题的一般原则。”^④帕森斯甚至还相信:“假如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在今天,我们可以合理地假

① 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刘颖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2—93页。

② 转引自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刘颖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2页。

③ 转引自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刘颖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2页。

④ Howard L.Parsons.Marx and Engels on Ecology,Greenwood Press,1977,p.12.